

当代美国女作家情爱小说

〔美〕莫瑞丝·苏勒/著
刘晓媛/译

热情如火

Thriss Of The Chase

北方文艺出版社



热情如火

Thriss Of The Chase

北方文艺出版社

黑版贸审字 08—97—0012

©1995 by Riley Morse

©1997 中文简体字版专有出版权属北方文艺出版社

本书由美国 Buntam Books 安排出版

版权所有 不得翻印

责任编辑：马合省

封面设计：晓 红

责任印制：刘玉龙

热情如火

Reqing Ruhuo

〔美〕莫瑞丝·苏勒 著

刘晓媛 译

北方文艺出版社出版发行

（哈尔滨市道外区大方里 105 号）

绥化市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经销

开本 850×1168 1/32 印张 6.5 字数 140 千

1998 年 4 月第 1 版 1998 年 4 月第 1 次印刷

ISBN 7-5317-1061-7/I·1040 定价：13.00 元

目 录

一、菲娜的预言..... (1)

他说：“我已经看到了婚姻对人们的影响，我不想成为那些人中的一员。你也许能为我指定一个命中注定的女人，但是我不会和她结婚的。”

二、初次交锋 (16)

他的表情没有改变，但是她注意到他眼眸中的绿色光芒黯淡了下去，鼻翼翕动着，“你说完了吗？”他问，他的声音低沉而凌厉。

三、吸 引 (30)

她应该恨他，最好是一副冷若冰霜的样子；可是相反，当他向她走近时，她深深地吸了一口气，心中充满了希望。他没有注意到一抹红云袭上她的面颊。

四、晚 餐 (44)

他的声音很独特，低沉、沙哑，充满了诱惑；再加上身体和那双迷人的绿眼睛……卡梅伦·斯拉德的确是一个致命的男人，但是她已决定不让自己成为他的那些猎物中的一个。

五、意乱情迷 (59)

一个男人的目光不应该有这样的力量，不应该像是催眠术一样让人心不在焉。然而她发现很难解释，为什么他的一个若有若无的笑容和一个漫不经

心的注视，都会让她如此意乱情迷。

六、清晨的拜访 (76)

他那绿色眼睛里的神情拥抱着她，让她一阵战栗，又一阵躁热。

七、星期一 (89)

两人之中控制局面的始终是他。他在夜晚萦绕着她的睡眠，让她梦想着不可能的事情，他让她心烦意乱而又心灰意冷。

八、约会 (106)

她的确和那些他经常与之约会的女人们不同，除了她的见解之外，她过于诚实，也过于脆弱。她不懂怎么玩游戏，和他这样的男人相处，她容易受到伤害。

九、购物旅行 (125)

摸到这只小小的动物，唤起了他遥远的回忆。回忆中每一个画面都是那么鲜明，仿佛一切就发生在昨天，他感到心痛。

十、柔情 (144)

他用一个亲吻阻止了她的话，他的嘴唇是渴求的，几乎像是惩罚。他告诉了她太多的东西，这让他感到自己的脆弱，他想要收回他付出的，他要控制局面。

十一、激情之夜 (160)

她的嘴唇温柔而性感，她的气息芳香而甜蜜。他想要品尝她抚摸她，去探索她如此轻易就被唤醒的激情。他将他的情感激发到一个他从来没有达到过的高度，将他带到了他从来没有瞥见过的生存

限制之外的狂喜之中。

十二、往事背后…………… (172)

“为了今夜。”佩蒂重复了一句，知道她永远都不会忘记这个夜晚……还有卡梅伦。一颗泪珠从她的腮边滚落下来，她转开了头。

十三、“我爱你”…………… (188)

她抚摸着他的面颊，感到指尖湿润，“卡梅伦？”
他看着她，微笑着，他的眼睛是一抹晶莹的绿色。

十四、圣诞夜…………… (203)

米奇笑着对着达琳耳语着，“我仍然很高兴那天晚上等待他的人是佩蒂，而不是帕特。”

一、菲娜的预言

“四点半我来见你。”他说。

佩蒂·白奈特看了一眼手表，摇了摇头，现在已经五点半了，却连卡梅伦·斯拉德的影子都没有见着。一个强烈要求将他的公寓立刻重新装修一番的男人，当然不应该这样不守时。

在过去的一个小时中，她没有四处闲逛，绞着手指，无望地等待。她决定先到他的公寓，到处看一看，这是她的工作。看门人让她进去了。她手里拿着笔记本，铅笔，还有测量卷尺。她查看了每间屋子，从门厅到走廊，一共有三千平方英尺，她测量着数据，并将它们匆匆记下来。

她产生了许多想法……尤其对他的卧室。

在一个男人床上的天花板上贴着镜子，这让她好奇不已。当然，她在上个月看到的一篇关于卡梅伦·斯拉德的介绍文章，对她没有任何启迪，这是一篇介绍芝加哥最合格的单身贵族的文章，同时还配发了他的照片。写文章的记者将他描写成一个穷凶极恶的、英俊的、性感的无赖，完全不是记者心目中的正人君子。

佩蒂能够理解作者的反应。今天早上，她第一次见到卡梅伦·斯拉德。当她从一堆建筑材料中抬起头时，她看到一位身穿阿米尼西装的美男子向她翩翩走来，她禁不住大吃一惊。

在表面上装出一副冷淡的、若无其事的表情，是很不容

易的，尤其是她的心就像她刚刚参加了一场马拉松赛跑一样在剧跳，她的体温也随之升高。如果他和他在街上擦肩而过，她永远也不会想到他是一名财经顾问，他太不像是一个商人了。即使穿着西装，他身上的肌肉也能看得很分明；他的头发是金黄色的，而且很长，和别的商人不一样；他绿色眼睛里流露的目光也过于调皮了，他更像是一位足球运动员，或者是一位电影明星——一位非常性感的足球运动员或者是电影明星。

佩蒂对她的胡思乱想摇了摇头，从地上拣起天蓝色与橙红色相间的枕头，扔回到他的沙发上。卡梅伦·斯拉德看起来什么样子，和她一点关系也没有。他对他的反应也无关紧要，他去找她，只因为他要找一位室内设计师，仅此而已。

他对他的光临表示欢迎，又临时改变了她下午的计划而和他会面，因为她需要他的生意，可是他现在在哪儿呢？

漫长的等待让她腻烦，她几乎想走掉，她想就这么离去，给他留下一张纸条，告诉他对于这项工程，他应该做些什么。

想到这个办法，她笑了，好像她真的这样做了一样。

他们将要在这里谈论大笔的钱，因为并不只有一项工作要做。所有的室内设计师，都要靠口碑和推荐来建立他们自己的生意网，如果卡梅伦·斯拉德对她的工作满意的话，他会将PDQ室内装潢设计公司推荐给别人。据她所听到的和读到的消息，卡梅伦是芝加哥一些最富有的人和大部分有影响的人的财经顾问。得到他的支持，会帮助解决她和她的快嘴在四月份惹的麻烦；她和她的合伙人达琳就不必再为生计问题苦苦挣扎，不必对她们当初开办公司的决策表示后悔，不必……

她的传呼机响了起来，把她从金钱与成功的美梦中拖回

到现实里。达琳要她回电话，佩蒂能够猜出是为了什么。

斯拉德打电话给她，取消了约会？

她使用了他厨房里的电话。达琳在电话铃声响了两下时，接起了电话。佩蒂在她还没有说完“PDQ室内装潢设计公司”时，就打断了她。

“是我，达琳。”

“哦，很好，”达琳的声音和平时不一样，“你和斯拉德谈完了吗？”

“我们还没有开始呢，我还以为这是你打电话来的原因。到目前为止，他还没有露面。”

“那么，你现在在哪儿？”

“在他的公寓，看门人让我进来了。我想先四处看一看，直到他回来。”佩蒂看了一眼厨房里贴得乱糟糟的壁纸，“你真应该来看一看这个地方，达琳，当他说他的室内设计不太理想时，他没有开玩笑。”

“真有那么糟吗？”

“可怕极了，这儿就像给贫民预备的轮船三等舱。”

“你还想等他多长时间？”

佩蒂再看一眼手表，“我不知道，我还要再去测量几个数据，如果我测量完了后，他还没有回来，我就走。”

“他那儿有收音机吗？”

这个问题让佩蒂困惑。她走到厨房门口，看到起居室里放着一台，那是一台庞大的音响的一个组成部分。“有。”

“那么，当你在测量那些数据时，你可以打开收音机，现在正有一个新的直播节目，你应该听一听，这个节目叫做‘奥斯汀之夜’，目前正进行的部分是‘菲娜论坛’，你可以打电话参与。”

“我可以打电话参与?”

“哈，菲娜——菲娜·艾丽格瑞特——是一个灵媒，她声称可以帮助不想被婚姻约束的男人找到命运中的女人，也许她可以为克瑞格找到一个。”

“克瑞格——”

达琳打断她的话，“我知道——‘将在地狱里腐烂’，好吧，也许这个灵媒可以为你找到命中注定的男人。”

这个嘛，佩蒂想，真是一件新鲜的事物。迄今为止，每一个她与之相爱的男人，不是在意识到他们的关系将会向严肃方面发展时，就急忙撤退；就是公开声明，婚姻对他不合适。

“号码是 919—555—7792，”达琳继续说着，“给电台打一个电话，你会损失什么呢?”

“如果斯拉德先生发现我用他的电话，去参与一个直播节目以便为自己找到伴侣，他可能会不高兴的。灵媒能做什么呢，给我一个名字和电话号码?”

“目前为止，她还不能做这些，但是她可以给参与者大致描绘一下他们命中注定的伴侣的样子。她还和一位寻找灵媒的心理学教授谈过话，她甚至警告一位打电话的参与者要小心，因为他命运中的女人手里拿着枪。”

“枪?”佩蒂以为她没有听清楚。

“这是她说的。菲娜现在正和一位真正的赢家在谈话，”达琳轻轻笑着，“他们刚刚被商业广告所打断，这个家伙把婚姻称做限制，称做束缚，能将人的生命力消耗尽。只为了听听他的声音，你也应该打开收音机，他会让你热血沸腾的。”佩蒂不认为她需要热血沸腾，尽管如此，挂断电话后，她还是走进卡梅伦·斯拉德的起居室，打开了收音机。她认为，一

一个女人被迫为他改变了下午的安排，并且多等了他一小时，是应该有一点小小的娱乐的，尽管他可能会强烈反对。

她用了几秒钟的时间，去找达琳所说的进行现场直播节目的那个台。当她听到播音员在说“我们现在接着回到‘奥斯特汀之夜’时”，她知道她找到了它。

“如果你刚刚打开收音机，听众们，”那个现场直播的主持人说，他的声音让佩蒂想到马戏团门前招揽生意的人，“这部分的节目叫做‘菲娜论坛’，我们请来了具有非凡才能的灵媒菲娜·艾丽格瑞特，来到我们的直播间。在广告之前，我们正在接约翰的电话，你还在听吗，约翰？”

“我还在听。”另一个男人回答着，他的声音低沉而沙哑，异常地亲切。

“约翰？”一个女人的声音插进来，她的声音没有任何亲切的感觉，佩蒂猜她就是灵媒菲娜，“你决定让我们称呼你约翰吗？”

在参与者回答之前，有一瞬间短暂的停顿，回答时，他的声音是犹豫的。

他回答问题的方式激起了佩蒂的好奇心。她忘记了正在做的测量工作，在卡梅伦·斯拉德宽大的天蓝色与橙红色条纹相间的沙发边上坐下来。

“在广告之间，”菲娜说，“你称婚姻是束缚，是限制。”

“它是的，”约翰的声音很坚定，“结婚之后，会发生什么呢？你失去了自由，你的个性，你为自己思考的能力。婚姻不是一个伙伴关系——所有婚姻破裂的人都能向你证明这一点——而是一种寄生，它从夫妇身上吸干了双方的能量。”

“你从来没有结过婚，是不是？”菲娜问，更像是一个声明。

“你不必跳到火堆里来向自己证明你会被火烧伤，我有眼睛，我有耳朵，我在成长的过程中所看到的，我在高尔夫球场的更衣室里所听到的，都让我明白了这一点……无论我走到哪里，我所有结了婚的朋友都对我妒嫉得要命。”

“哦，住嘴，”佩蒂咕哝着，“妒嫉你什么？”她喜欢他的声音，他的嘶哑的声调能让人激动。但是她不喜欢他的态度。从他所说的话中，她怀疑他需要去担心的自由和人格，没有人会想要他的，她不知道他是否还有人格可以失去。

“你不应该害怕结婚。”菲娜的反应很平静。

“我不害怕。”

“那就对了。”佩蒂不相信他的话，她从前也听到过这句话，但是很快那个家伙就逃跑了。

“统计数字表明，结了婚的男人比单身男人更快乐。”菲娜继续说。

“统计数字在撒谎。”

是的，佩蒂知道了他属于哪种类型，不论你告诉他们什么，他们都不会相信你，这个参与者已下定了决心，没有人能够改变他。

菲娜在做努力，“当你五十岁或六十岁的时候，还是孤身一人，你会有什么感觉？”

“如果我身体健康，我会感觉很好，而且谁说孤身一人呢？”他轻轻地笑起来，“我只是不结婚。”

“就像……”菲娜的声音弱了下去，然后她说了一句让人莫名其妙的话，“很好，奥斯汀，我们这儿有两个人在听。”

“两个？”直播主持人问，明显地困惑了。

佩蒂也不理解这句话。

菲娜的声音又恢复了坚定和明确，“我现在理解了你所

的话的意义，但是我希望你知道，有时候事情之所以是这个样子，只是因为我們只想看到这一方面。”

“我不想就那件事和你辩论，”约翰说，“许多的婚姻表面上看起来都很伟大，但是一旦你看到表面以下，你就会发现完全不同的东西。”

“每一个婚姻都有它的问题，但是一旦你遇到命中注定的女人——”

“命中注定的女人？”约翰打断了她的话，他大笑起来，声音低沉，仿佛带有回声，“我不想告诉你，有多少女人试着让我相信，她们是我命中注定的女人。”

“但是她们不是。”菲娜同意他的话。

“她们都是傻瓜，”佩蒂说，叹了一口气，“像我一样。”但是她想做一个傻瓜，想试着成为那些不想结婚的男人的命中注定的女人。

“不要放弃希望。”菲娜温柔地说，佩蒂盯住了收音机，真是怪事，但是有一瞬间，佩蒂敢发誓说，那个女人是在跟她讲话。

约翰的话将她拉回到现实中，“那么，菲娜，”他严肃地说，“你说你能给男人找到他们命运中的女人，如果一个男人不想结婚怎么办呢？如果除了这个女人外，他拥有了他想要的一切东西怎么办呢？”

“你拥有了一切了吗？”菲娜挑战似地问，“约翰快乐吗？”

“非常快乐，”约翰坚持说，“没有人依赖我，我也没有被任何人束缚住。”

菲娜轻轻地笑起来，“你认为你控制了一切，不是吗？”

“不是一切，但是我所应该控制的，我都控制了。”

“就像你停止去见一个女人，如果你开始对她不再感兴趣

了？”菲娜问。

“你怎么——”约翰刚要反驳，但是又停住了，“这是很好的办法。”

佩蒂对约翰的回答摇了摇头，男孩，男孩，这个家伙又是一个克瑞格，“我会爱上你的。”她最后一次见到他时，他说。

她那夜就怀疑他们对他们的现状并不满意。她是对的，他再也没有打电话来。

菲娜再一次轻轻笑起来，“事情会改变的，而且很快，约翰会张开双臂欢迎这个变化的。”

“那只是你的想法。”他争辩说。

“那就是我所知道的，”菲娜坚定地说，“对你——”

他再次打断了她，“没有什么东西能改变我的思想，我已经看到了婚姻对人们的影响，我不想成为那些人中的一员。你也许能为我指定一个命中注定的女人，但是我不會和她结婚的，我向你保证，我永远都不会结婚的。”

“很好。”佩蒂发着牢骚，关上了收音机。她不需要浪费她的时间去听一个男人陈述他为什么不结婚的理由，她喜欢听的是一个男人讲他为什么想结婚。

给她一个理由。

下一个想约会她的男人，立刻就问到了她对于婚姻的看法，他是赞成的还是反对的呢？如果他说他对婚姻不感兴趣，那么就再见吧，不要虚假的希望，不要心碎。

走到起居室窗前，她望着窗外美丽的密执安湖。站在十二层高的楼上，她可以将看起来无边无际的碧蓝色水域尽收眼底，她向下看着湖畔公园和海军码头，一艘旅游船正泊在海滩，甲板上站满了游客。两个月的休假和坐船观光游览会

是很惬意的。从现在开始在三个月以内，卡梅伦·斯拉德想要他的公寓完工。现在不应该再想男人与婚姻了，而是应该将精力投放到事业中去。

佩蒂拣起了她的笔记本和测量卷尺。

当她今天早上和他谈话时，他说对他最后一个装修师的工作，他从来没有感到过满意，但是由于某些私人原因，他一直没有对公寓做过改动。她那时就疑惑他的公寓到底是什么样子，但是当看门人让她进来后，她的眼睛所看到的東西还是让她没能做好心理准备。

一种西南风格的装修并不适合这个举架很高的房间，也不适合她今天早上所见到的那个男人的个性。他说的不太理想是有所保留的，黑色的天鹅绒绘画残破不堪，角落里三盆陶土花盆中的植物没有规矩地蔓延，餐厅中石头桌面的桌子可笑之极。在她看来，他的最后一位装修师应该被绞死。

她听到在前门有钥匙的转动声，禁不住深深地吸了一口气。她很快地将头发从脸侧拂开，然后调整了一下鼻梁上的眼镜架。

卡梅伦·斯拉德，看起来到家了。

终于。

卡梅伦知道她仍然在里面，至少，看门人说没有看到她离开。迟到了一个小时又十五分钟，不是一种新的合作关系的良好开端，但是他的确有原因——至少对那一个小时来说，最后的十五分钟被愚蠢地浪费掉了。

当他一踏进起居室就看到了她。她站在窗前，她脸上的笑容是温和的、欢迎的。“白奈特小姐，”他说，将他手中的公文包换到左手，并向她走了一步伸出右手，“非常抱歉让你

久等。”

她的握手是有力的，但是她眼睛中的迷惑让他知道他应该解释一下迟回的原因，“我恐怕，”他说，在电梯里他已经练习过了他的道歉，“我是不可避免地被羁绊住了，我的一位顾客，一位八十岁的老太太，上个月中风了，她现在恢复得很好，但是讲起话来还是很困难。我不能按时离开，我们有一些文件要处理清楚。你到处看过了吗？”

“我看过了。”

“怎么样？”

一抹微笑闪现在她的眼睛里，她将手从他的手掌中抽出来，“你是对的，这个地方的确需要重新装修一下。”

当他从旅行中回来，看到整修一新的公寓那天，他就知道了这一点。海尔是那样自豪，卡梅伦仍然记得他的老朋友领他参观每一间房间时，脸上的表情。

有两年的时间，卡梅伦就生活这样的环境中，床上面悬着镜子，椅子两边安装着马车轮子，桌面上铺着一层石头。现在他需要这些乱七八糟的东西都从这儿扔出去，这项工作要在圣诞节前完成。

“根据你头脑中的模式翻修吧，”他说，“但是你所做的每件事最后要经过我的同意。”

“我会的。”她环视着四周，“这不会便宜的。”

“我当然知道这不会便宜。”另一方面，他也知道她的报价会低于芝加哥市内的其他室内设计公司。他做了调查，佩蒂·白奈特和达琳·拉瑞仅仅在两年以前创立了PDQ室内装潢设计公司。像其他大多数的新公司一样，她们拼命挣扎想在市场中取得一席之地。佩蒂是室内设计师，达琳制作顾客定做的窗帘和床罩。他与之交谈的每一个人都说达琳做起

缝纫的活儿来，速度快得像子弹；而佩蒂则心直口快，像一台发电机，她总是穿着野性的服装，一双眼睛画得很漂亮。

她的眼睛在这个时候正注视在他的脸上，她轻轻蹙起眉毛。“有问题吗？”他问。

“我不知道。”她微微地侧了一下头，“你的声音……听起来像……”她扫了一眼他的立体声音响，然后她摇了摇头，向着他笑了笑，“只是一个巧合而已，我想。”

他喜欢她的笑容。

他喜欢她的整个打扮。

她戴的眼镜并不能掩盖她那迷人的棕色眼睛放射出的神采；她有一头浓密发亮的金黄色长发，一张引人注目的脸和一副与之相配的身材；她个子很高，体态玲珑，曲线优美；而且她很会打扮，知道如何能吸引来别人的目光。那些和他谈话的人对她的服装的评论是正确的，没有人能忽视她绿色的紧身裤和绿色的小山羊皮靴，还有她五彩缤纷的外套，她的外套刚刚盖住她的臀部。

她可能还是单身，目前为止还没有和任何人——当他调查她的公司时，他发现的——交朋友，但是他不感兴趣。当他已三十四岁时，他学会了一件事，和任何有生意上往来的女人约会不是个好主意，一切可能会因此而变得不愉快。

沉默了几分钟。

“你可能不太喜欢我将要说的话。”他开口了。

她的笑容消失了，“是什么？”

“我已经让你多等了一个多小时，可我还想推迟一下我们的约会。”

她蹙起了眉头，“推迟？”

“我想我应该四点三十分回到这里来，在五点三十分时谈